

鄭啟泰新書記載工作點滴

香港大時代賦文字別樣意義

鄭啟泰活躍於娛樂業屬黃金時代的香港，他眼中看到的世界，是一個時代的風生水起和朝夕轉變。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，他出生在一個普通的香港家庭，因父親是原珠江戲院的一位繪製電影海報的畫家，他便也從小就泡在電影院裏面，每部戲都從那小小的放映窗口往外看，與文藝結下了不解之緣。從加拿大升學回港以後，他先後嘗試了不少工種，但最終覺得觀察和表達更加適合自己，便自薦進入電台，自此活躍於電台及影視界，直至今年，多了一個「作家」的頭銜。

談起自己即將要面世的這本書，他有掩飾不住的興奮和喜悅，「當出版商給我初稿的時候，就好像第一次見到親生孩子一樣，是一個會呼吸的嬰兒。」 ● 採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

要給鄭啟泰這本新書《Oppa看風景》歸一個類其實不容易，說是自傳，但更多並不是講自己的事情，「譬如我從早期就開始為香港金像獎做一些報幕的工作，我站在後面，有一段介紹的旁白，從最早期去唸出那些屬於香港本地的製作公司的名字、演員或工作人員，到漸漸變成一些合拍片，有了很多內地的頭銜。」這種轉變不是一朝一夕，但讓鄭啟泰感慨萬千，「在書裏我會寫很多我的觀察，雖然我只是個說話的人，但這十年以來的微妙點滴變化卻在我的眼中。」他說道。

回顧藝文界趣聞軼事

除了大時代所賦予的文字意義，鄭啟泰更是記載了很多藝文界的趣聞軼事，涵蓋了不少大明星不為人知的方方面面，「有幾年我幫報紙寫專欄，我就開始寫從我入行開始我的工作，我所看到的人和事。」所以這本書裏面會出現很多人，比如古天樂、張家輝等等，都是工作上接觸到的人。我用第三者的角度去看他們在工作上的處事方法。」他說道。

此外，書中亦有不少關於他自己的成長軼事：「也有很多我成長中的事，也是香港的集體回憶，比如戲院、夜總會。我在電影院長大，有個叔叔經常抱着我在那間放映房裏面；也曾任夜總會工作，見過香港經濟最好，最厲害的時期。」對於鄭啟泰來說，那個時候的電影、夜總會都是他眼中的一個社會的縮影，很值得藉一些故事去以小見大地「看風景」。

豐富工作經驗積累感悟

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，鄭啟泰前後

在各大電視台、電台等輾轉工作，當中令他感受最深的便是「麗的電視」（亞洲電視前身）。「雖然我只在那裏工作了幾年時間，但是就算你離開了，每次相約聚會，都有二三百人要參加，需要登記那種，」鄭啟泰笑說，「亞洲電視的人情味很濃，不是因為你做了什麼，而是『麗的電視』的前人放了很多『友情的DNA』，而電視台又不大，沒有雜質，所以便能夠一代一代地傳下來。」

鄭啟泰工作豐富而繁多，尤以近些年，他參與電視劇的演出、客串電影，也會幫一些大企業做語言運用和溝通技巧的培訓。但其中以電台的工作最悠久，他認為這份工作讓他的觀察力受益匪淺，「一件很細微的事情你要比其他人看得深一點，有趣一點，你才能在電台直播中將事情擴展，才能跟大家說那麼久。」身為公認的電台人，他的整个人生已經與電台無法區別關係，那便是他的歸屬，亦是最有自信的光點。

威士忌爵士樂紅酒與普洱茶

鄭啟泰將新書《Oppa看風景》分為威士忌、爵士樂、陳年紅酒和普洱茶四個部分，「這四樣東西都是我喜歡的東西，比如威士忌能夠代表我的工作，而爵士樂就是我的成長方式等。」年過而立，鄭啟泰覺得很多自己的面向已經可以「歸類」——「做



● 鄭啟泰新書《OPPA看風景》



● 他認為電台工作讓自己的觀察力得到提升。

電視那個不是我，」他斬釘截鐵地說，「因為做電視是去做一件事，和很多人去完成一個或者一些作品。」而他認為，在電台節目中侃侃而談的他是一部分的「本我」，那個部分的他有一團火般的热情，需要將心中的「野獸」釋放出來。

「但是寫書則真的是靜下來，沒有人干擾，只有一支筆或者一部電腦，每一個字都是自己去想出來的，那是完完全全真正的自己。」他說道。



● 鄭啟泰12日舉辦新書發布活動。受訪者供圖

「相信自己，想做的事情能夠做到」

鄭啟泰笑稱自己都能夠出書，全然是一個「奇蹟」，「人一定會進步的，我在這本書裏從第一篇到現在，就可以看到自己的進步。」在報紙寫專欄大概四年，筆下的文字每周一篇，加起來也有好幾萬字的庫存，「出書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體驗，因為我根本不相信自己會做到這件事。」鄭啟泰在電台的工作需要自己寫稿，由此，便被動地培訓了自己一套寫作的技能，「在電台寫稿雖然是口語的表述，但是一定要有一個起承轉合的概念，我很講究開頭結尾的精彩。」

他笑說：「我在中文方面幾乎是一個『文盲』，儘管到了現在還會有很多別字、用錯的成語，但是我還是想勉勵別人，一定要相信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能夠做得到。」

白爛貓旅行團傳遞解壓能量 創作者麻糬爸鼓勵年輕人堅持夢想

活躍於社交平台又愛用貼圖傳達心聲的人，相信對那隻愛吃又想hea的肥胖橘貓並不陌生，原來這隻來自台灣的文創角色白爛貓與朋友已於台灣LINE原創貼圖中蟬聯5年銷量冠軍。而牠的創作者麻糬爸也一貫以佩戴白爛貓面具現身，望觀眾更多將目光聚焦於自己的作品，以及作品傳遞的精神之上——身處繁雜的現實社會，不能一味地釋放負面情緒，不如嘗試換一個樂觀，甚至是有點白爛（無厘頭）的方式去面對壓力。懷才不遇多年方遇伯樂，他正是以樂觀精神堅持下去，當機會到來之時，慶幸自己從未放棄過夢想。

每個角色都承載個人性格

原來於白爛貓誕生之前，麻糬爸曾以自己飼養的法鬥犬做藍本，創作成角色「法鬥麻糬」，但被朋友嫌棄其個性太溫柔又多愁善感，與作者本人並不相似，貼圖內容也是最基本的實用而溫馨的社交對話。經朋友們鼓勵做自己、畫自己內心所想之後，他又創作出第二個角色「臭醜貓」，「臭醜貓比較高傲冷酷，講話尖酸噲辣，但其實我們對長輩或者不熟的朋友，並不會這樣說話。」經過經驗的累積，他最終決定融合兩名角色的可愛與尖酸，創作出成為今日頗受歡迎的主角白爛貓。總結白爛貓受歡迎的原因，他認為：「可能因為牠表現出了大家平時與朋友聊天時，最真實的情感。」

都說物似主人，但聽麻糬爸的談吐，很難將其與白爛貓的性格聯繫在一起。他笑

言自己與白爛貓其實極為相似，但只限於相熟朋友相處時才會展露該面貌。「我開始創作的想法，是可以用自己的貼圖與大家聊天，現在的每個角色都承載着我的一部分性格。」於是，白爛貓的朋友愈來愈多，包括誤以為自己是鶴的「那隻雞」、被白爛貓視為儲糧兼寵物的「那條魚」等，共同以「嘲諷、互嗆、踐」的對白貼圖風格，形塑白爛貓的世界觀。

曾暫別畫筆 慶幸從未放棄

從2歲就開始喜歡畫畫的麻糬爸，曾經於求學時期，將畫滿作品的筆記本以台幣20元的價格售出，在同學間廣受好評，似乎那時已預示了他未來的創作生涯。他自述讀書時期一直都有學習美術課程，大學時修讀空間設計專業，卻於畢業後因求職不順而暫擱畫筆，改到夜市擺攤維生。不久後夜市倒閉，所幸天無絕人之路，同時間LINE開始招募原創貼圖，命運安排下他終重新踏上創作之路，以法鬥麻糬、臭醜貓、白爛貓等為造型創作貼圖，繼而成為台灣、香港、泰國等地頗受歡迎的創作者。

懷才不遇多年方遇伯樂，麻糬爸感激LINE當年的原創貼圖招募活動給予自己發揮的機會，「這個平台最好的地方是，它加入的門檻很低，只要你有紙有筆會畫畫，甚至不需要什麼專業工具去創作，而且它有渠道可以讓你的粉絲通過實際行動去支持你。將自己的作品通過貼圖去傳遞，哪怕只有一個人買，它也有機會可以



●「87古域記」別具特色。

被全世界的人看到。」他透露自己現時每個月都會創作一至兩套新貼圖，當然並不是每份作品都廣受歡迎與支持，但他從未因此感覺到挫折，而是由此反思是否自己講故事的方式出現了問題，「下次我會再修正說故事的角度，畫得更好，也讓大家更容易獲取其中傳達的正能量訊息。」他也由自己的經歷出發，激勵年輕創作者：「如果已經有創作的想法，就不要再想，而是直接去做，進入行業的門檻很低，沒有想像中的困難；而如果是正在創作的人，也希望你可以堅持下去，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，只有堅持下去才有機會被看到。」 ● 採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

● 麻糬爸在公眾場合常以白爛貓面具示人。

隨白爛貓「偽旅行」

疫情阻礙旅人旅行的步伐，如何釋放因不能外遊而積累的壓力？「宅度假」（Staycation）應運而生且大受歡迎，如今連商場裝置都玩「偽旅行」主題，置富Malls旗下四間商場邀請到台灣人氣貼圖角色白爛貓，與一眾好友置身「古城記」、「法國站」、「港澳台」與「夏威夷」主題裝置，配以「入鄉隨俗」的港式潮語對白打卡位，如「沙漠有貓咁大件事無人講？」「自肥可恥，但很JENG（正）」等，望為港人紓緩壓力，一解出國相思愁。麻糬爸稱，自

己也是首次設計以旅行為明確主題的白爛貓裝置，靈感自然來自於旅行與生活，他介紹道：「我們在大家熟悉的知名世界景點中，融入白爛貓的元素，讓大家都有一種既去到別的國家旅行，又進入白爛貓世界的感覺。」除商場裝置外，白爛貓公仔還化身旅行團團長，率領好友於香港尖沙咀鐘樓及維港渡輪前影相打卡。麻糬爸憶述自己來港旅行之時，同樣曾於這些知名景點打卡，驚喜見到兒時看過的電影中的場景化作現實，倍感興奮。

● 白爛貓旅行團於尖沙咀鐘樓前影相打卡。



● 麻糬爸化身白爛貓，手攬最愛的「那條魚」。